纪念著名翻译家汝龙诞辰百年：

他让中国读者熟知契诃夫

本报记者 杨鸥

对于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一提到契诃夫，就会想到汝龙。汝龙毕生从事文学翻译，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翻译了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全部著作，用精湛的译笔向中国读者重现了契诃夫的多彩世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成为一座文化传播的桥梁。正如巴金所指出的："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今年是汝龙诞辰10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日前联合在京举办"纪念汝龙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这位为中俄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

毕生甘做一座桥梁

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刘娟认为，作为一名翻译家，汝龙先生坚守职业道德，对艺术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当下尤其值得尊敬、保护和传承。汝龙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本本译著，而且是这种职业精神和道德。在拜读汝龙作品时，我们能感觉到他自由往返中俄两种文化之间的气度，感受到他对两种文字驾轻就熟的能力，他给我们留下的还有难得一见的专业素养。翻译是一门古老而崇高的职业，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汝龙用毕生的精力甘做一座桥梁，向中国传播俄罗斯文学，为中国本土文学发展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在此举办纪念活动，是要让俄罗斯人民知道，在中国曾经有一位忠实传播俄罗斯文化的人，他就是汝龙先生。

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副主任安德烈·卡申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成外语是不容易的事，译成中文更不容易。汝龙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契诃夫作品翻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是最具权威、翻译水平最高、最全面的经典版本。我对这个在中国推广俄罗斯文学作出贡献的翻译家表示深深敬意，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个伟大的契诃夫文学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道明说，我们纪念汝龙百年，同时也是向契诃夫致敬。汝龙是一位只要说起他的名字就会想起契诃夫的中国人，花大半生时间翻译契诃夫全集。在中国很难找到没读过汝龙译作的读书人。契诃夫在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汝龙居功至伟，这是汝龙的贡献，也是功勋，我们将会铭记。中国是翻译大国，像汝龙这样心无旁骛地把翻译作为使命的译者很少，其他俄语作家全集有很多译者，唯有契诃夫全集是汝龙一人译的。汝龙用毕生精力做一件事情，他是有信念、有使命感的人。这种精神在今天浮躁的时代特别难能可贵。

1956年汝龙在北京中山公园签名售书

上海巴金故居馆长周立民认为，很多伟大作家的作品既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把世界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是文学翻译。很多中国作家看到的是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译作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翻译文学不但塑造了中国国民精神和灵魂，同时参与了中国白话文建设。中国很多作家都受过契诃夫的影响，如沈从文、巴金，当代的冯骥才、曹文轩等。中文契诃夫作品倾注了汝龙大半生的心血，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塑造、国民灵魂的塑造。

全心投入翻译事业

汝龙一生翻译了1200多万字作品，是国内文学译作最多的翻译家之一。在汝龙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汝企和眼里，翻译是汝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大乐趣。汝龙说，人与人的智力水平相差不是很多，要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就要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尽管有如此丰厚的译作，但他从未想过介绍自己，甘于默默无闻，一生只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两个社会头衔。上世纪50年代他辞去大学副教授、系主任职务，进行独立翻译工作。当时他的稿费很优厚，但他从来未停止过翻译，没去过苏联。为了有更多时间从事翻译，他深居简出，除吃饭睡觉就是翻译，没有周末，很少娱乐。至今汝企和仍记得父亲在堆满书的书桌前孤灯苦读的情景。汝龙对自己的译作要求极为严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复修改。解放前很少能看到俄文书，汝龙翻译契诃夫作品是从英语译作转译，解放后汝龙自学俄语，买到了俄文版《契诃夫全集》，把转译的700多万字契诃夫作品重新翻译一遍，这其中花费的心血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在"文革"的磨难中，汝龙坚持翻译契诃夫作品。完成契诃夫全集翻译后，他还翻译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人间》。他计划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但因疾病缠身，没能实现。临终他仍惦记着翻译。

汝龙认为，文学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翻译不仅耗费脑力，也要耗费感情。要想感动读者，更要加倍投入感情，翻译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汝企和指出，父亲汝龙给社会留下两笔宝贵遗产，除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还有不计个人名利、一心想为人类做些事情的奉献精神。

汝龙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鲁迅说，自己就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也是汝龙先生的写照。每次去他家，看到的都是他伏案工作，日以继夜地翻译，没有名誉、地位，默默工作。翻译就是他的生命。

汝企和谈到，汝龙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翻译，支持他的力量来自巴金先生。在汝龙年轻时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是巴金的书拯救了他，巴金"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献身"的理想支持了汝龙一辈子，巴金成为汝龙的终身良师和最好朋友，两个人保持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汝龙曾为选择契诃夫还是莫泊桑困惑，是巴金为他指点，使他数十年坚持翻译契诃夫作品。汝龙以巴老为榜样，他说巴老最谦虚，最不喜欢别人吹捧自己。他也是这样做的。

周立民认为，巴金与汝龙的友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相濡以沫、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纯洁的友情没有功利性，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汝龙坚持翻译的精神鼓励了巴金，巴金的精神影响汝龙坚持翻译。

忠实传达契诃夫的风格

童道明说，我从没见过汝龙，但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常年在契诃夫的文字世界和情感世界里徜徉，精神上与契诃夫产生共鸣，人格上向他靠拢。文如其人，契诃夫是宁静温和的，汝龙译作也是宁静温和的，忠实传达契诃夫迷人的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副研究员徐乐认为，汝龙译文，有高度精确性，高度传神，表现出契诃夫作品的神韵。汝龙的翻译不但丰富了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也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世界。

余永定认为，翻译是再创作的过程，译者与原作者分享同样的喜怒哀乐，汝龙把契诃夫用俄语创作的文学形象活灵活现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翻译家是拿来主义最重要的践行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下于本土文学家，但由于翻译职业的特点，他们的工作往往被埋没，但他们仍然勤奋工作，默默奉献。

周立民说，在今天，重视文学翻译尤为重要，我们呼吁重视汝龙的精神遗产，呼吁全社会重视文学翻译的特殊价值和人才培养。汝龙这些老一代翻译家的精神与翻译业绩是开发不尽的资源。

汝龙译作 图片来源：汝企和

□散文

一缕梅香入梦来

徐祯霞

喜欢梅，非一日。

起初喜欢梅的时候，并不识梅，只是见画，数枝红梅傲然立于画中，便喜欢上它的那份倔强，它的顽强，它的清清爽爽、干净利落。

略醒事后，方知道，自己喜欢的并非是花，而是梅的那种精神，一种孑世独立、傲然不群的高洁禀赋。

梅多生南方，在北方少见。因为喜欢，每年过年的时候，便会买一幅梅花图挂于墙上，立时便觉满室清雅，活色生香，我喜欢，妈妈亦是喜欢。

而我的喜欢，得益于妈妈。妈妈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从小上过私塾、略读诗书，对外部世界有她自己的认知。年轻的时候，在家里过着一种很优越的生活，春赏花，秋赏月，做做女红，秀秀茶饭。后嫁于父亲，遇上时代变革，他们变成了生活最艰涩的人，干重活，吃粗饭，但却没有磨却妈妈身上的心志和灵性。母亲穿干净平整的衣服，梳光洁雅致的头发，家里总是让她打理得窗明几净，来家的人均言母亲心灵手巧，而我们也以有如此贤淑聪慧的母亲而倍感幸福和自豪。

母亲还将贫瘠的院子打理得如花园一般，她在院子里种上花草，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芍药，夏天有太阳花、指甲花、夜来香，秋天有菊花，冬天有梅花。那时，家里栽植的是干枝梅，不足一米高，少叶，只开淡黄色的小花，在每年过年时才会开，万类霜天，它一枝独放，绽露着生命的顽强。因为它的瘦小，因为它的不起眼，在诸多人眼里，它算不得是花，只是一株活着的小树苗，静静地生长在我家院落的一角。而唯有母亲和我珍视它，闲暇时总要去看一看，只要它枝叶充沛地活着，我们就欢喜。

后来，我们搬家了，撇下了很多东西，唯独没有撇下这株干枝梅，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冬天和春天，都有它绽放的喜悦和快乐。我们将它连根挖走，栽进新家的院子。它又陪了我好多年，直到我出嫁。

但每次回家，却总不会忘记那株干枝梅，在同妈妈说叨的时候，还要亲自去看看，而它一直就那样默默地生长着，就那样平凡着，又是那样不平凡着，在四季的起起落落中焕发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再后来，妈妈不在了，老家荒芜，那株干枝梅淹没在荒草丛中。我的心中唯有叹息和遗憾。

每每想到妈妈时，我便想到它。想到它时，便又想到妈妈。

后来，忙生活，忙孩子，忙大大小小的琐事，但对于梅的喜爱一直不能释怀。想梅的时候，就买来一幅画，悬于室内，以供观之。

或许，在很多时候，梅就是我的一个影子。因为，梅已经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梅自小伴我成长，已经融入我的灵魂，在我做人和处事的风格上，都与梅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我不喜张扬，只喜欢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立世，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欢的事。

某一年，网上见消息，说小雁塔的梅花开了。我和家人走进了小雁塔的梅林。说是梅林，但梅并不多，只稀稀落落的有十几株，但赏梅的人颇多。有红梅、白梅、粉梅，有单瓣的、有复瓣的，许多人在花下徜徉，我便叹，这世间，并非我一人爱梅，爱梅喜梅的人也大有人在，我便又欣喜。

一对老夫妇，相携而来，满头银丝华发，神态安祥自得，却不知那阿姨是一位盲者，我便疑惑，如此情形，怎可赏花？阿姨曰，听花开的声音。多么诗意的生活，多么顽强的生活态度，不屈于生活的人，在任何境况下都能生活得怡然自得，且从容洒脱。她是一个盲者，但是却有着如梅般的心性，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我再看那阿姨，似乎已幻化成一株梅花，笑立春风中。

多年来，我人生遭遇过起起落落，一波三折，但都没有动摇我做人的信念。生命本是一只苦与乐交织的歌，如果没有苦难，怎会感知幸福？如果没有挫折，又怎会感知收获的喜悦？

冬日的一天，收到鲁迅文学院录取通知书。我带着一种期盼已久的喜悦，怀揣着文学的梦想和理想走进了鲁院，却没想到，迎接我的是一片扑面而来的梅林，它们一律青枝青杆，枝与杆均倔强地伸向天空，显示出一种骨感与强劲的力与美。

我方知道，我此生注定与梅有缘，我的人生，必定会有它相伴，它或许不是这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但它却是独独顽强和坚韧的。

数天后，它便打起了花苞，并以春风拂面的速度迅速地开放。顿时，馨香四溢，花香满园。

每每，清晨、傍晚，我们便在花间徜徉，看花开花谢，听花开花落。

从来没有一下见到这么多梅花，而在鲁院，邂逅这么大一片梅林，心里竟涌起一阵无边的幸福和喜悦。

京西古道 二章

李葆国

北京西郊门头沟区山里，自韭园至圈门村完存一段长约20公里的山路，即元代马致远曲中提到的京西古道，几处霜痕斑驳的山石路上，遍布足有一尺多深的马蹄窝，乙未秋，随驴友至此，"古道西风瘦马"即在眼前。

石上艰辛何用题，参差尺窝证云泥。
轻扪残壁敲瘦骨，漫拂霜痕听马蹄。
老树藤缠天外月，斜阳声散路边鸡。
西风如诉当年事，影入苍茫道不迷。

埋头默默向何方，寥落西风驮影长。
敲碎艰辛马蹄脆，吹残星月笛声凉。
乡关云外有呼唤，冷暖胸前不思量。
岁月无痕石窝远，辔铃一步一铿锵。

回乡记

应 帆（美国）

少年时选择不断离开
如今开始不断回去

十六岁的自行车
在城里和乡间
反复丈量过的乡愁
如今变作
银灰色的起飞和降落

北京有雪，上海有雨
从南京向北去
淮河之东、运河之畔
麦地与房舍相隔相连

母亲在屋后焦灼张望
时时用衣角擦泪
妹妹们忙于婚嫁和生育
父亲病痛缠绵地老去

我们从问题少年变成问题中年
那时热爱憧憬
现在热爱回忆

积雪的田野里
麦子们梦想着金黄的收割
为此忍痛生长

回归以盛宴作结
微醺的我竟然怀念
异域高楼上曾独自聆听的风声

直把他乡作故乡啊
诗人和歌者不停地吟唱着
提醒着

而故乡终究成了
离不开、也回不去的地方

《人民文学》日文版

照亮中日双方的"灯火"

文 一

"《人民文学》日文版取名《灯火》，寓意是为了互相照亮，让中日双方看到对方，了解对方，在对方身上看到把我们连结起来的亲切的、美好的事物。"日前，《人民文学》日文版《灯火》出版暨中日文学翻译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外文版创始人之一李敬泽说。

《灯火》自2015年11月创办以来，已出版两期，分别以"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生"为主题，2016年出版的"自然与人生"主题选用了李敬泽、董立勃、苏童、叶弥、艾伟、徐则臣、朱山坡等作家相关主题的作品，日文版的所有翻译都是日本翻译家，翻译质量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李敬泽指出，无论是日本的语言还是文化，与中国固然有很深的渊源，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日文化产生了巨大差异。正是由于复杂的关系，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变得尤为艰巨和迫切，需要一代代的作家、学者做出艰苦的努力。今年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60周年，60年来日本作家从井上靖到大江健三郎，中国作家从巴金、周扬开始，一代代的中日作家为相互了解作出了艰辛的执著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新时代应该继续下去。正如《灯火》的寓意，希望从巴金那一代作家开始点燃的灯火继续传承下去。

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山本恭司表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越来越受重视，中国作家近年来获得了多项国际性大奖，日本文化界很愿意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日本，增强中日文学界的交流。在中日友好关系方面文学的力量不容忽视，要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学，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中日两国文学过从甚密，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茅盾那一代作家开始就受日本文学影响，中日文学无论是传统对我们的滋养还是作家之间的深厚情谊，都促使我们创办《灯火》。日本东京有一个《人民文学》阅读组。《灯火》在中日文学的互动、传播上发挥作用。中国故事的文学声音以和平的方式对外传播，起到别的方式起不到的作用。《灯火》还要在日本落地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日文系教授宫崎泉认为，文学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遇，《灯火》中的文学作品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日本与中国有相通之处，文学促进中日两国民间交流，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

担任《灯火》出版的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胡开敏说，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有效的载体，《灯火》让我们看到文学在薪火相传中的力量和魅力。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第四级火箭》以个人命运书写航天大历史

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举办的赵雁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研讨会在京举行。

继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飞天梦》之后，作者又推出了这部反映中国航天事业之书。出生在东风航天城的赵雁，对航天战线的军人们有切实深入的了解，作品为读者勾画出几代航天人艰难的创业历程，写出了航天人披肝沥胆、克己奉献的精神面貌。与会专家认为，小说将中国航天5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与两家三代人命运结合到一起，层层递进、起承转合、情感交融，凸显了航天人在艰难挫折中奋起的精神品质，伴随开创中国航天历史的诸多"第一次"过程，塑造出飞天基座上一个个大写的人字。